

林桂興和他的時代

●作者：張薇芊

「林桂興，是刻在台灣棒運歷史第一頁的三個字。」——高正源《東昇的旭日》。

明治 32 年 (1899) 12 月 3 日，林桂興出生於台東廳台東街寶町，兒時就讀於台東公學校，也就是現在國立台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。大正 3 年 (1914) 7 月，因家庭因素從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(1919 年改制為「台北師範學校」) 輟學，返回台東老家。同年 10 月，他進入台東賀田組的子關係企業櫻組工作。大正 8 年 (1919) 離開台東，來到花蓮，便在此落地生根，再也不曾離開。

台東球界的實業團與製糖團

明治 32 年 (1899)，日本財閥賀田金三郎，來到花蓮港建立企業集團賀田組，當年賀田組投資的事業包山包海，凡舉航運業、輕軌運輸、採礦、金融、製糖，甚至亦有拓殖墾、煙草栽培、鹽田、製腦等事業。大正 3 年 (1914) 10 月，林桂興加入賀田組的子企業櫻組內服務，從此開始了他 and 花蓮以及棒球運動深厚的不解之緣。進入櫻組工作後不久，林桂興便成為實業團球隊中的一員 (如右圖)，當時隊內的球員幾乎為日本人，事實上，要一直到大正 9 年 (1920) 才有臺灣人參與棒球運動的記錄——這張臺灣棒球史上最早的影像，意味著林桂興實為臺灣棒球第一人。



「高砂棒球隊」在花蓮港誕生

時以梅野清太為首的東台灣的日本企業家們緊密結合，一方面熱衷於提倡地方建設，興建花蓮港，以帶動花蓮的經濟發展；另外一方面也熱衷於地方事務，東台灣的棒球熱便因此被帶動起來。擔任舢舨組工頭的林桂興，因為對於花蓮原住民的了解與熟識，因此當梅野清太打算籌組一隻棒球隊來宣傳花蓮港築港時，籌備的工作便自然落在林桂興身上，就這樣，台灣棒球史上首個傳奇——「高砂棒球隊」，在花蓮港誕生了。由於林桂興對原住民青年身體素質的了解，這支全由原住民族組成的「高砂棒球隊」，一出場便一鳴驚人，短短兩年便足以和當時花蓮的正式球隊相抗衡。圖中，左側為來自花蓮港的高砂棒球隊（能高團前身）球員以及官員。在江口良三郎就任花蓮港廳長之後，花蓮、台東二地經常藉由體育競賽來進行交流，這不單單只是單純的體育活動，背後其實有著濃厚的政商往來應酬色彩。

能高團與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

大正 12 年（1923），高砂棒球隊在花蓮港廳廳長江口良三郎，及東台灣地下總督梅野清太兩人運作之下，被改名為「能高團」。它取名自能高山，臺灣三高山之一。成軍後的能高團，被安排至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就讀，也就是現在的花蓮高農。團員年齡相比當時一般生要大上一些，每天上午上課、讀書，下午再到花岡山運動場練習棒球，就這樣刻苦訓練了一年多。從這張校門前的學生團體合照中可見，坐於前排脫帽的能高團團員樣貌較為成熟，身材高大壯碩，平均年齡比當時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的一般生大一些。左右分列的為儀態端正的校內師長，後有「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」的石刻字樣，是十足珍貴的歷史影像。在大正 13 年（1924）9 月能高團展開台灣島內西征，除了能高團團員之外還有六十位的花農同學一同前來當啦啦隊加油，可知其同儕友誼深厚。

能高團——從初試啼聲到成為傳奇

大正 13 年（1924）9 月開始，能高團展開台灣島內西征，由花蓮港體育協會會長中村五九介也帶領全花軍，60 位同學組成啦啦隊伍隨行，當然，林桂興作為商工隊的投手也在行列之內。這次西征，能高團的成績五勝五敗，雖非完美，卻已經造成台人對花蓮棒球實力眼睛一亮的轟動。幾年後，阿仙、羅道厚連同紀薩、羅沙威、葉天送等能高團員皆遠赴日本平安中學就讀。就

這樣，能高團隊員除了每日練習外，同時透過和外地球隊的比賽交流，漸漸累積堅強的實力，全島大會比賽甫結束，能高團即將迎接最輝煌的一刻——遠征日本，前進甲子園。

能高團的中堅

大正 14 年 (1925) 7 月在總督府警務局的贊助之下，能高團遠征日本，與早稻田中學、京都平安中學、大阪八尾中學、廣島中學等棒球名校進行比賽。能高隊赴日比賽回台後，由於日本人見識到原住民優秀的體育才能，因而許多日本球探跟著到台灣來挖角，希望能邀請球員到日本打球。許多球員如阿仙 (稻田昭夫)、紀薩 (西村嘉造)、羅沙威 (伊藤正雄)、羅道厚 (伊藤次郎) 以及能高候補球員葉天送等球員均趁此機會赴日，一邊求學，一邊打球，展開他們人生的另一片新天地。遺憾的是在昭和 3 年 (1928) 12 月，紀薩 (西村嘉造) 因急病逝世於日本。這張照片應為 1923 年後所拍攝，制度上繡有「NOKO」字樣，照片中從右至左分別是查屋馬、阿仙、辜茂得、紀薩 (西村嘉造)、羅道厚 (伊藤次郎)、杉提楊。

曾經見證傳說的花崗山棒球場

如今，能高團曾經叱吒其上的花崗山棒球場，雖已成一般運動場，卻依然為花蓮市民茶餘飯後的閒暇去處。而這段台灣第一支原住民棒球隊，同時也是第一支在日本棒球聖地甲子園內進行球賽的純台灣人隊伍，於台灣棒球史上的非凡歷史，將繼續流傳於花蓮人，乃至於全臺灣人的記憶中。